

這邊世親菩薩提出一個問題，用來引發下面的偈頌：

「問：彼法有何功德，須此莊嚴，強欲令他恭敬信受耶？」

也就是說，這個大乘法究竟具有什麼功德呢？佛所說的法有什麼樣的功德，而需要如此的解釋，莊嚴？甚至還要特別強迫眾生去恭敬信受呢？

也就是說，前面已經說到，這個法本身自性就具有功德；既然如此，為何還需要莊嚴？就是因為經過莊嚴、解釋之後，他本具的功德，當然便能更加顯現出來。因此，接著便進一步提出問題：大乘法是有什麼樣的功德呢？佛所說的經義有什麼功德，而需要再莊嚴、再解釋，並且要強使令他人去恭敬信受呢？

今天我們解釋大乘法，當然，站在菩薩的立場來看的話，佛所宣說的大乘法，在佛入滅之後，就被結集為大乘經。大乘經在世間流通，本身就具有功德，它具備所有得無上菩提的因和方便。既然得無上菩提就具備功德圓滿，得無上菩提當然就具備一切功德，那麼能夠得無上菩提的因，也自然也含攝一切功德了。也就是說，一方面，無上菩提是「功德圓滿」之果；另一方面，大乘經則是成就此「功德的因」。無論是因或果，都離不開功德。

好，大乘經本身在世間流通，它自己就具有功德。可是要明白，這裡所說的「功德」，相當是一個「作用」。也就是說，代表這個大乘經本身具備能夠利益眾生、引導眾生成佛的一種作用。

那麼，既然大乘經本身已有功德，為什麼還需要經過菩薩的解釋與莊嚴？要知道，菩薩解釋大乘經的用意，並不是說今天有一部經，我幫它寫了註解之後，就把它收藏起來，不讓人家看到。並不是如此。大乘佛法本來就是要流通，要讓眾生能夠聞、思、修的。可是，眾生本身的知識和理解能力有限，若完全要憑藉自己去聞思修是有問題的。所以，經過菩薩的莊嚴與分別解釋之後，當然眾生看到菩薩這種清楚而有次第的莊嚴解釋，自然就能夠更加容易明瞭大乘法義。

所以，菩薩之所以莊嚴、解釋大乘經，目的就是希望眾生能夠信受大乘法。那眾生信受大乘法之後，他才能夠入於大乘、學習大乘，並且得到大乘所應具足的一切功德。所以說，問題就在於這個大乘法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殊勝功德，值得菩薩如此費心的去莊嚴、解釋，並且還希望眾生來恭敬信受大乘法？假設大乘法本身沒有那麼樣的殊勝，或者說好處只是那麼一點點而已，那當然就不需要如此費心去做這個事情。因為，一件事物它沒有作用，我們自然就不需要浪費時間與精神在那件事物當中；如果說這件事物有某些作用，這個作用對我們來講有好處，或許我們可以投注一些時間、精神在這件事當中。

因此，現在所要探討的便是：大乘法究竟有什麼好處，值得菩薩去弘揚它、莊嚴它、解釋

它？並且，菩薩做這件事的目的，更是希望有情眾生能夠恭敬、信受大乘。

那麼，究竟大乘對有情來講有什麼好，值得菩薩如此用心地去解釋大乘、莊嚴大乘，然後「強欲令他恭敬信受」呢？這裡特別用了「強欲」這個字眼，看起來似乎帶有一種勉強、逼迫的意思。也就是說，菩薩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件事？要勉強眾生學習大乘？眾生學習大乘也好，不學習大乘也好，是眾生自己的事情，關菩薩什麼事？菩薩為何還要耗費如此多的心思莊嚴大乘，然後還要強迫、逼迫眾生也來學習大乘？正因為如此，可見大乘法一定具有極大的利益。

就好像說，這個藥雖然苦，可是它能治病，所以我們要逼迫病人吃藥。又好像某一些事情，孩子做起來可能覺得辛苦、煩惱，但若父母知道那對孩子好，父母親仍然會逼迫他去做這個事情。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利益，是不是？同樣地，大乘佛法究竟有什麼好，需要菩薩如此費心，並且強迫眾生來修學大乘呢？這就引發了下面的偈頌。

第一義信向（所安立）分三：A1、修大乘法的利益，A2、破斥「大乘非佛說」之邪見，A3、應斷除排斥大乘之心態

A1、修大乘法的利益分三：B1、斷障因功德，B2、顯自在因功德，B3、顯妙喜因功德

B1、斷障因功德

偈曰：

譬如飲藥苦，病差則為樂；

住文及解意，苦樂亦如是。

「譬如飲藥苦，病差則為樂；」就是說，好像飲藥的時候，這個藥在吃時雖是苦的，可是藥吃下去之後呢，能夠使令我們的病得以痊癒。這個「病差」，它的音是讀作「瘥」（ㄉㄞˋ），就是指病好了、痊癒了、康復了。所以說，在有病的時候我們吃藥，這個藥吃下去雖是很苦，但是之後把病治療好了、康復了，我們就輕鬆快樂了。

這個譬喻是要譬喻什麼呢？

「住文及解意，苦樂亦如是。」當我們學大乘法時，只是安住於文字表面，卻不了解它的道理，這個叫「住文」；其次「及解意」，就是說能夠透過學習而明瞭文句當中的道理。因此，這裡就有一個「住文」跟「解意」的不同，而它們所對應的苦跟樂，也正是如此。當我們把大乘經打開讀、誦、學習時，若不明白其中的義理，只能夠順著文句去理解，那麼這種理解往往不一定是對的。我們可以理解：當一個學習者只是讀經而不明白義理，或者對於經的文句似懂非懂，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是相當苦惱的。可是，當你經過學習、聽聞、深入之後，能夠解了裡面的意趣，那當然你本身整個心境就會改變——我明瞭經意了！所以內心自然生起歡喜與快樂。這是第一個譬喻。

**譬如難事王，因事得威力；
如是難解義，因解得法財。**

「譬如難侍王，因事得威力；」第二個譬喻，是以「難以侍奉的國王」來作比喻。

好比一位臣子侍奉國王，要為國王辦事情，可是他卻不明白國王真正的心意是什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讓國王歡喜？這個時候，他就會覺得：我這麼樣做也不對，那麼樣做也不對。例如，國王交代他去辦一件事情，然後他很認真地去完成，可是做出來的結果國王一看卻不滿意，搖頭說：「你這樣做不對，再回去重做。」然後他又回去做，做了之後再把成果交給國王，國王一看之後，還是不滿意。無論怎麼做，好像都不得國王的歡心。這個就叫做「**難事王**」。自古就有一句話「伴君如伴虎」，是不是？在古代，在皇帝、國王的身邊，你要做事情都要很小心，一不小心做錯事，恐怕惹來殺身之禍。所以說，要去侍奉好一位國王，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可是，假設你跟著國王久了，漸漸了解了國王的性情、喜好，你就能投其所好；或者說你明白國王的心意是怎麼樣，雖然只說一句話，你卻已經知道他的心在想什麼，如此一來，你便能夠很好地替國王辦事情，而且你做的任何事都能夠得到國王的歡心、讓他滿意。到了這個時候，國王不但會信任你，也會放心地把事情交代給你做。你也因此能夠得到國王的賞賜，並且得到國王給予的權利。

因此，難以侍奉的國王，在沒有好好侍奉之前，你不能得到國王的權利與利益；可是你如果能夠侍奉得當，得到國王的歡心，你就能夠得到他給予的權利、財富、地位種種的。

「**如是難解義，因解得法財。**」同樣的，這個大乘法義是難以解了，在沒有解了之前，可能我們也會煩惱，也會憂愁，也會苦惱。但是，如果你能夠解了這個難解的法義，那麼你便能夠因此得到大乘法當中的這些「功德法財」。

這是第二個比喻。

**譬如見生寶，不別則不愛；
如是聞妙法，不覺亦不喜。**

這個譬喻，是以「生寶」來作比喻。

「譬如見生寶，」這個「生」就是陌生、不熟悉、罕見的意思。好比說：「今天看到一個生面孔。」因此，這個事情是罕見的，或者說這個事情是我不熟悉的，都叫做「生」。「生寶」者，這個「寶」是罕見的寶。既然是罕見的寶，當然我們就不了解它是寶或者非寶；或者說因

為對這個寶不熟悉，也不知道什麼叫作寶，自然就不了解它的價值；所以，這個寶對我來講就叫「生寶」。

「不別則不愛；」「別」就是辨別、區分的意思。「不別」就是不能夠辨別、區分的意思。如果不能夠辨別區分這個寶的價值，自然也就不會對它有什麼樣的喜愛。好比有人把一個寶物放在我們的面前，如果我們不識貨，可能就把它當成一般的物品看待，對它不會有特別的感受，也不會去喜愛它。因為在不識寶的人眼中，它就只是一個普通的物品而已。可是，同樣這件物品，如果有人真正懂得辨識，知道它是極為珍貴的寶物，那麼當他看見之後，當然就歡喜，他就會非常地喜愛這個東西，因為他明白這個叫「寶」。

「如是聞妙法，不覺亦不喜。」同樣的，假設我們聞微妙的大乘法，卻不能夠覺悟其中深妙義理，那麼內心也不會感到歡喜；相反來說，在聽聞微妙法之後，能夠覺悟其甚深意，就能夠獲得廣大的歡喜。

其實，彌勒菩薩在說這三首偈頌時，他和前面的偈頌是前後連貫的。即是說，《莊嚴經論》的偈頌它是整個連貫的。

當初無著菩薩從彌勒菩薩處聽聞整個連貫的《莊嚴論》的偈頌，接著他就拿給世親菩薩，世親菩薩就根據這些偈頌前後的内容來個別做解釋。因此，當他解釋到這三個偈頌的時候，他首先就告訴我們：這三個偈頌有一個共同的前提。什麼共同的前提呢？這個前提，就是前面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大乘法究竟有什麼好，需要去解釋它、需要去弘揚它、需要讓眾生來恭敬信受？也就是說，正是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之上，才引出了後面的這三個譬喻。

其實，恭敬信受只不過是一個前提，最終的目的，是希望眾生能夠進一步聞、思、修大乘。那究竟大乘有什麼好呢？為了讓眾生修學大乘，菩薩還要如此費心去解釋大乘經呢？因此，彌勒菩薩就講了這三個偈頌。這三個偈頌的用意是什麼呢？就接著底下要解釋了。

釋文對讀分四：甲一、總舉，甲二、斷障因功德，甲三、顯自在因功德，甲四、顯妙喜因功德

甲一、總舉

釋曰：

此三偈，次第顯示妙法有三功德。一、顯斷障因功德，二、顯自在因功德，三、顯妙喜因功德。

「此三偈，次第顯示妙法有三功德。」也就是說，彌勒菩薩講所說的這三個偈頌，其實是依照次第，來顯示大乘微妙法有三個功德、三個利益。所以，才值得菩薩去弘揚它、解釋它，並且令更多的眾生來恭敬信受，而且透過修習大乘法，也能夠得到這裡所說的三種功德。

首先第一，是「顯斷障因功德」。

就是顯現了大乘妙法具有斷除一切障礙之因的功德。這個「障」指的是煩惱障及所知障。它能夠幫助有情將惡障、邪氣都斷盡，所以大乘妙法是斷障的因。這就是妙法的功德之一。

第二，是「顯自在因功德」。

也就是說，大乘佛法能夠令有情眾生、修學者，於一切法中漸漸得到自在。因此，大乘法是成就大自在之因。

第三，是「顯妙喜因功德」。

也就是說，當我們修學大乘的時候，就能夠得到廣大、微妙的歡喜，這就是成就妙喜因。也就是說，今天從一開始的聞思修，乃至得初地——這個初地也稱做「歡喜地」。

我們今天把煩惱障、所知障斷，能夠覺悟真如法界，就能夠引發廣大的歡喜；乃至第二地、第三地，一直到第十地、如來地，個別斷除障礙、個別成就自在、個別得到這些殊勝利益，就會有種種不同的歡喜。因此，大乘佛法是我們成就一切微妙歡喜的因，這是第三種功德。

所以說，這三種殊勝功德分別對應到偈頌的三個譬喻。

好，前面的三個譬喻，都是在顯示大乘佛法的功德。不過，每一個偈頌所顯示的功德各自不一樣：第一，是斷障的因；第二，是自在之因；第三，是妙喜之因。也就是說，唯有大乘佛法，才能夠讓我們成就這三種功德——斷障、自在、妙喜。

「此義云何？」這邊提出一個問題：所謂的妙法有三種功德，這個道理又是如何呢？

底下就答了。這回答的三段，等同於是針對偈頌三段的個別解說、解釋。

甲二、斷障因功德

答：如飲苦藥，初時則苦，以難服故；後時則樂，以病差故。此法亦爾，

住文時苦，味難得故；解義時樂，障病破故。

第一個偈頌裡面就有講到吃藥的比喻。好比喝這個苦味的藥，所謂「良藥苦口」，藥本身就是苦的，所以說我們服藥的當下，這個藥一入口就感受到苦。這個苦藥是不好喝的，是難以服用的。甚至有時候藥的氣味就已經令人難以接受；在服用時，這個藥放到嘴巴就難以下嚥，甚至想要把它吐掉，更何況說這一大碗的藥。有的時候鼻子就捏著，然後就整個勉強服下去。

所以良藥苦口，在這個服藥的過程中，確實是有苦惱的，過程當中即使是苦惱的，這就叫做「如飲苦藥，初時則苦，以難服故」。

可是之後就會快樂，因為服藥之後整個病好了，病好了再也不需要吃藥，也沒有病的這種苦惱，這就是「後食則樂，以病差故」的意思。

「此法亦爾，」大乘妙法也是一樣

「住文時苦，味難得故；」當我們安住在「文句」之中時，對於義理還不能完全明白，這時候就像是在「服苦藥」，它就是一種苦。這裡的「苦」，並不是說我們今天讀大乘經就應當憂愁苦惱，或者讀大乘經是一個痛苦的事情。它所謂的「苦」，是在說我們讀經的當下不能夠明瞭其中的滋味，只是光讀經的意思。例如有些人不識字，連經也沒辦法讀；有些人雖然識字，可以讀經，每個字都認識，但是這些字連成一句，讀起來就不懂意思，因此沒有辦法得到經裡面的各種法味；有些人每個字也懂，字連成一句也懂，可是裡面的真實義不知道，只能夠順從表面的文義去理解，這個也叫做「味難得」。

所以說，相對於解了道理的快樂，在沒有解了道理、難得法味的時候，就是一種苦。

「解義時樂，障病破故。」相對而言，當我們能夠解了道理的時候就會生起歡喜快樂了。因為我們不但了解文義，明白裡面的意趣是什麼，甚至還能夠體會有很多文字背後所敘述的道理——不是文字表面所能看見的。這時候，就好像這個「障礙的病」破除了。好比說煩惱障、所知障這種病，透過我們解了、通達諸法真實義的時候逐漸被破除。當障礙破除之後，所呈現的自然就是法喜與快樂。

這就是對第一個偈頌——譬如飲藥苦，病差則為樂；住文及解意，苦樂亦如是一一的解釋。

甲三、顯自在因功德

如事嚴王，初時則苦，難得意故；後時則樂，與威力故。此法亦爾，思惟

時苦，深難解故；思度時樂，長聖財故。

其次是第二個譬喻：

「如事嚴王，初時則苦，難得意故；後時則樂，與威力故。」

好比侍奉一位嚴厲的國王，或說性情嚴肅、要求甚高的君王。也就是說這個國王本身是很嚴厲的，當然我們去侍奉他的時候，最初一定會感到很苦惱。

有的國王他心思沒有擺放在國政上，如果侍奉這種國王當然很輕鬆，因為國王本身也不在意治理國家；或者這個國王荒淫無度，你就跟著混日子一起吃喝玩樂，也不用太去在意國政怎麼治理，那就沒事。然而，若是一位很嚴厲的國王，他專心於國政，他對任何事都很通達了解，你也沒辦法去欺瞞他。因此，你要去為這種國王做事，當然就要特別辛苦。特別這個國王他很有能力，你替他做事的時候，最初往往難以契合國王的心意，你做的事情他都不滿意，難得到國王的歡心，這個時候，做臣子的當然就會苦惱。他可能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然後這個國王到底對於他的成果滿意不滿意也不知道，跟國王報告之後國王不滿意，就要重做；或者國王不滿意，可能會處罰你。在初期會有這些事情，所以要侍奉這種嚴厲的國王，就會有相當

的代價。最初不得國王心意，就會很苦惱、很辛苦。這就是「如事嚴王，初時則苦，難得意故」的意思。

但是，隨著長時間的侍奉與學習，逐漸了解國王的心性，也了解國王他在意的是什麼。他既然在意百姓、在意國政，你就知道說我要怎麼樣做，才會讓國王高興，才會讓國王滿意。到了這個時候你便得心應手，能夠把事情做得好，國家治理得很好，能符合國王的期待，他就會給你賞賜。比如說給你財寶，或者說讓你升官，乃至封你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那這時候當你的權力、地位，都是國王所賜予你的「威力」。

「此法亦爾，思惟時苦，深難解故；思度時樂，長聖財故。」大乘微妙法也是一樣。我們在「思維」的過程當中，往往是一種苦惱的狀態。為什麼？因為大乘法義甚深難解，所以你就會苦惱。尤其聽聞佛法時，聽人家如此講解，自己再進一步去思惟：「這個說法者這麼講，為什麼這個道理是如此的解釋？」可是反覆思索，仍然想不通透，心中自然就會生起苦惱。又或者你自己讀一段經文，這個解釋者他把整個經義的方向告訴你了，也有解釋。你就去思維，可是怎麼樣思維還是想不通透，這個時候當然就是苦惱。因為大乘法義本身深妙難解，所以你要常時期的去思維，才能夠突破。

有一天「思度」了。這個「思度」的意思就是說你的思維已經超越了。所謂的「度」，有如「波羅蜜」到彼岸之意，或者說跨越了、度過了。好比眼前有一道河流，當你真正跨越過去，便是「度」。同樣地，當你跨越了思維這條河流的障礙，真正通達法義，這就叫做「思度」。

那麼，什麼時候才能稱為「思度」呢？當你思維圓滿、思維成就、真正成辦的時候。然而，也不是只要不停地思維，就會成就。思維也有思維的方法，思維也不是自己憑空想像，它必須建立在「多聞」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多聞的基礎，怎麼能夠正確的思維？有些人只讀一部經、一部論，只聽聞到少許局部的道理，所以當聽人家講這個道理是怎麼樣，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因為這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道理，在你所讀的經論沒有講到，但是在其他的經論講到了。因為你沒有讀到其他的經論，所以你對於這段道理該怎麼樣解釋，就想不懂。

「思度時樂，長聖財故。」因此，唯有廣學多聞，才能較全面地掌握佛法義理；如此一來，思維的時候，也才會容易趨向圓滿。所以說，在思維還不能夠解義之前，內心往往是苦惱的；可是等到思維圓滿了，心中便會生起法喜與快樂。因為此時，已能夠長養功德法財——「聖財」。

甲四、顯妙喜因功德

如見生寶，未別時則不愛，謂無用故；識別時則深重，知有用故。此法亦爾，修行時則不喜，謂空無用故；修度時則深悅，知有大用故。

《緣起品》究竟。

這一段是解釋第三個偈頌：

「如見生寶，未別時則不愛，謂無用故；識別時則深重，知有用故。」

意思是說，好像看見一個罕見的寶物、不熟悉的寶物。因為對它不能夠識別、區分，甚至會覺得這個東西毫無用處、毫無價值，這時候當然對它就不會有任何的喜愛。可是等到我能夠識別它是一個真實的寶物，它的價值性很高，這時候就會「深重」。這個「深」就是「非常」的意思；「重」就是重視、尊重。當我能夠識別它是一個真正的寶物的時候，我就會非常地尊重、非常地重視它，當然也會生起強烈的喜好。原因就在於：我了知這件寶是有用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是譬喻的意思。

「此法亦爾，修行時則不喜，謂空無用故；」同樣的，大乘妙法也是如此。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往往不生歡喜。為什麼？因為以為沒有什麼作用，還不明白它的利益。

例如會有人疑惑：這樣修行到底能夠幹什麼？為什麼要持戒、要修定、要修慧？為什麼要聞思修？為什麼要修不淨觀、慈悲觀、起觀？有什麼用？為什麼要修空觀？為什麼要觀諸法空、要觀真如法界？為什麼要修六波羅蜜、要修四攝法？

在還沒有理解時，會覺得這些修行似乎沒有太大作用，因此不容易生起歡喜心。

「修度時則深悅，知有大用故。」這個「度」代表跨越、圓滿。這句話即是說，當我們已經跨越修行，到達修行的圓滿，就會有很深的歡喜，因為這時已經了知修行這件事有斷煩惱、得聖道等廣大的作用。

總結來說，這三段就是依「聞、思、修」來對應三個偈頌，並分別說明大乘法三功德。

一開始的「住文」跟「解義」，它是「聞」；然後呢，這個思維解了「難解義」是「思」；然後，最後就是「修」。

雖然偈頌它沒有講聞思修，可是世親菩薩的解釋是用聞思修來說明。但是它說明的方向也並不是說：聞就讓我們斷煩惱；思就讓我們長養聖財；修就讓我們歡喜。不是這樣對應的，而是說，斷煩惱這個事情、得到法財這個事情，以及成就微妙歡喜這個事情，都是聞思修的一個總結果。

偈頌本身有三種比喻：「吃藥的苦」跟「治病的樂」；還有，「難侍奉的國王」以及侍奉之後我們能夠得到「賞賜」；還有，「看見罕見的寶物」，不能識別就不會喜愛，以及「能夠識別」就會喜愛。因為偈頌有講這三種比喻，所以世親菩薩的解釋才把聞思修對應到個別獲得的好處。

以第一個「斷除障礙」來講，應當最終修聖道成就的時候才能夠斷障礙嘛！以「得功德法

財」來講，不是思維的時候才能夠獲得功德法財，其實聞、修習也能夠獲得功德法財。那以「得歡喜」來講，當我能夠透過「聞」解了道理也歡喜；當我「思維」能夠解了其背後甚深的義趣也歡喜；當我「修行」能夠煩惱斷、得解脫、得聖道，也是歡喜。所以這三個譬喻，其實是在每一個裡面都同時包含聞思修。

釋文最後一句是：

「《緣起品》究竟。」

〈緣起品〉第一品就講述到這邊。整個〈緣起品〉其實內容不多，它大致上就告訴我們：其實就是用「五義」來貫穿整個論。

一開始本論偈頌的部分，彌勒菩薩就用五個譬喻來說明「五義」。其實這部論本身的一個特色，很多地方都是用譬喻來說明，然後世親菩薩明瞭裡面的概念是什麼再解釋給我們知。

釋文對讀：釋〈成宗品〉

釋曰：

有人疑：此大乘非佛所說。云何有此功德可得？

我今決彼疑網，成立大乘真是佛說。

其次，〈成宗品〉第二。接下來要學習這一部論的第二品，叫做〈成宗品〉。那麼，我們剛剛有說明整部論是由五義來貫穿，現在這個〈成宗品〉呢，你就可以了解，相當是五義當中的第一個，就叫做「信向」——要成立「大乘是佛說」這個部分。

因為眾生他會疑惑大乘非佛說，所以現在彌勒菩薩他要先成立大乘是佛說，以讓眾生能夠信受大乘、趣向大乘。因此，在五義中的第一義「信向」的部分，就相當於〈成宗品〉這一品。何解「成宗」？成立大乘本身的宗義，就叫「成宗」。

底下：

「釋曰：」一開始世親菩薩就先解釋，為什麼要先成立大乘是佛說。

「有人疑：此大乘非佛所說。云何有此功德可得？」那麼首先，世親菩薩他就講：有人會有這樣的疑惑。什麼疑惑呢？「這大乘佛法並非是佛說的」。他首先就先否定大乘，把大乘認為並不是佛說的，是人為去杜撰的，不是佛所說的——佛沒有講大乘，佛只說小乘，佛沒有講大乘。因此，就會有這種疑惑、疑慮：「云何有所謂大乘經當中說的這些功德、這些事？」

就我們讀這個大乘經，都會看到裡面講述諸佛菩薩的功德。好比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四無畏，乃至佛的一切功德。好比說：這個大乘經當中有這些佛菩薩現神通的事，菩薩能夠在一剎那間就化現無量的分身，遍滿十方世界去供養、親近十方諸佛，然後一剎那間又回到他本所居的國土。這豈不是能夠在一剎那間，就到達幾萬億光年之外的世界？怎麼

會有這些事情呢？怎麼能夠有大乘經當中所說的這些功德以及這些神通變化的事呢？

因此，他便對大乘抱持懷疑的心：「大乘不是佛說的、沒有這些事情，所謂的大乘經都是後人所杜撰的。」

「我今決彼疑網，成立大乘真是佛說。」因為底下的偈頌是彌勒菩薩所說，所以世親菩薩在解釋時，就模擬彌勒菩薩的語氣作為開端：「我現在要來決斷這些眾生的疑網。」

疑惑就好像一張網子，我們如果陷入疑惑當中，就如同被網子網住，不能掙脫、不能夠出離。如此一來，那就變成對於我們修行、通達真理的障礙，使人不得自在。因此，現在我要為這些有疑惑的眾生加以解釋，決斷他們的疑惑，把這個疑網破除，並且成立大乘佛法確實是佛所說。

所以說，一開始在《成宗品》中，世親菩薩就先告訴我們：為什麼要講《成宗品》？為什麼會有一品的內容？就是因為眾生對大乘的真實性產生質疑了。他不認為有大乘經所說的種種功德以及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是真實的，因此產生懷疑。所以現在彌勒菩薩就講述這個部分的內容，要斷除眾生的疑惑，也連帶成立大乘佛法本來就是佛說、真實是佛說。

原因就在於：眾生對於大乘的真實性產生了質疑。他們不認為大乘經中所說的種種功德，以及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是真實的，因此產生懷疑。

所以現在彌勒菩薩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加以說明，目的在於要斷除眾生的疑惑，也連帶成立大乘佛法本來就是佛所說真實不虛。

A2、破斥「大乘非佛說」分五：B1、總標八因，B2、別釋不記，B3、別釋體與非體，B4、別釋文異，B5、別釋不行

B1、總標八因

偈曰：

不記亦同行，不行亦成就，

體、非體、能治、文異八因成。

「偈曰」，彌勒菩薩就講出這個偈頌

首先，彌勒菩薩先說出偈頌的內容，作為全品的開端。也就是說呢，彌勒菩薩首先講這個偈頌，是要告訴我們：有八個理由、八個因素來成立大乘，建立大乘是佛所說。

好，那麼這個部分呢，我們直接看解釋。

釋文對讀分九：甲一、總標，甲二、釋不記，甲三、釋同行，甲四、釋不行，甲五、釋成就，甲六、釋體，甲七、釋非體，

甲八、釋能治，甲九、釋文異

甲一、總標

釋曰：

成立大乘，略有八因。一者、不記，二者、同行，三者、不行，四者、成就，五者、體，六者、非體，七者，能治，八者，文異。

「釋曰：成立大乘，略有八因。」世親菩薩他就解釋，成立大乘「略有八因」。

這個所說的「成立大乘」，並不是說大乘原本不存在，現在才建立大乘；而是指「成立大乘確實是佛所說」的真實性不容質疑。大乘確定是佛說的，不能夠再講「大乘非佛說」。當我們講「大乘非佛說」的時候，是不對的！換句話說，就是要破除「大乘非佛說」的疑惑，確定大乘確實是佛所宣說的教法。

「略有八因。」對此，我們要成立大乘是佛說，透過八個原因、八個理由來加以成立。那八個呢？

「一者、不記，二者、同行，三者、不行，四者、成就，五者、體，六者、非體，七者、能治，八者、文異。」這就是八個因。

你就可以對照偈頌。偈頌的第一句「不記」，然後呢，「亦同行」兩個了；那第二句，「不行亦成就」就是第三跟第四；那第三句，「體非體能治」，體就是第五個、非體是第六個、能治是第七個；那第四句呢，「文異」就是第八個。那接著「八因成」，就是由上述三句偈頌，再加上第四句的前兩字，總共有八個因、八個理由來成立大乘是佛說。

那麼這底下的內容呢，當然就會比較複雜、不好學習。所以，我們要配合《成唯識論》裡面的相關內容，兩者相互交叉搭配來學習，才會比較完整地明白《莊嚴經論》這裡面的意思。所以我們下一次上課，就變成會將《莊嚴經論》的內容先學習一段，然後再配合這個《成唯識論》講義的部分一段，相互搭配來學習，這樣會對於裡面的道理，更加地深入明白。

（以上影音內容第4講）